



刊头摄影:杨国美
题字:赵守阳

心香一瓣

故园月明

◎郭玉霞

中秋前夕,家里就有了几盒月饼。五颜六色,包装精美。单位发的,亲戚送的,当然,还有我买的。

孩子们一来,满屋子热闹,平静的小窝,一下子就被他们撩拨得热气腾腾。见到月饼,他们欢呼着,抢着,拆开一个又一个包装,寻找自己的目标:哎呀,鸭蛋黄的,我的最爱。哈哈,水果的,我要。大口大口塞进嘴里,咬得满嘴满脸的甜蜜。

我默默地拿出一块苏式五仁的,切开,再切开。饼渣掉了一砧板。这月饼,是上午在超市买的,每年,我都拍着时间去超市。本来就几块钱一包,今天还打了对

折。乳白色的油纸包着,月饼的油,从油纸中渗出,还有红色月饼图案。看着,抚摸着,总给我一种光阴的味道。

月光如水,照在纵横阡陌的巷子上方。八月十五晚饭后,对于小镇的居民来说,“敬月”这仪式是简单却又神圣的,一张小桌子上,一整条莲藕、一碗菱角、一碗花生,一块月饼放在正中央。水果?那时说水果有点奢侈。等我稍大些的时候,才有苹果和桔子加入“敬月”队伍。敬月时,父母点燃三炷香,目光微闭,举止虔诚。我的目光,不在月亮上,而是在桌子的月饼上。终于,桌子上的食物可以吃了。母亲拿起菜刀,将一块月饼,横切,竖切,渣

掉了砧板。我在食指上抹上口水,去沾砧板上的碎屑,吃到嘴里又酥又香。吃完后,再去拿砧板上的一角月饼,总是最大的,心里暗喜。父母亲,我和姐姐,每人一角月饼。母亲吃得很慢,说碎牙,于是,她那块也让我吃了。

我逐层小口地慢慢舔着:脆皮、红丝、绿丝、南瓜仁、葵花子、芝麻……唇齿留香。当时,我不知道这词。只是慢慢咀嚼着,回味着,咂巴着嘴,觉得很甜,很满足。

一年中,就盼那又大又圆的月亮,盼“八月半”这个词,盼集市上有莲藕菱角花生卖的日子。八月,时不时溜达到集市上

看看,逐日报告:妈妈,今天街上有水花生卖了。妈妈,今天有新藕上市了。有一天,母亲说,哦,八月一十了。我觉得,这八月的日子怎么过得这么慢啊。终于,我抬头看到一年中最大最圆的月亮,低头看到一块让我垂涎欲滴的,会掉渣的月饼。于我,八月十五,就是甜甜的月饼。

“小饼如嚼月,中有酥与馅。”后来,我才读到苏东坡的这句。

食物有记忆,人亦有故乡。且是深入骨髓的。无论你长多大,走多远。

又见一年中秋月,咬着一角苏式五仁月饼,遥望着一轮明月,想起故乡,思念着远去的父母……

生活素描

月下菱角香

◎董雪

在家乡,每逢“八月半”中秋赏月之时,家人欢欢喜喜地围坐一堂,桌上总少不了一盘精心准备的菱角。

菱角是家乡河塘里一种极为寻常的水生植物,却是物资匮乏年代珍贵的“小零嘴”,是我记忆深处难以忘怀的家乡风物。“菱池如镜净无波,白点花稀青角多。时唱一声新水调,让人道是采菱歌。”读到唐代白居易的《看采菱》,觉得很亲切,眼前又浮现出河塘采摘菱角的那些有趣画面。

莲花状的菱盘漂浮在河面上,父亲站在船尾撑船,船身把河水推开,水波向两岸荡漾开去。父亲抬起竹篙,把菱叶挑上船来:“丫头,翻菱角咯!”我抓起一大株菱叶,水灵灵、胖嘟嘟的菱角藏在绿叶之下,有青色、褐色的,两角的像元宝,四角的像流星锤。咬开外壳,果肉白嫩,脆生生的,一股清甜萦绕舌尖。我剥出果肉送到父亲嘴里,他高兴地唱起民歌:“我们俩划着船儿,采红菱呀采红菱……”在父亲欢快的歌声中,我把自己想象成勤劳的采菱女,跟着哼唱起来。长大后,每每在菜市场看到菱角,我还会不由自主地哼出“采红菱呀采红菱”的曲调,也必须要点菱角回来尝尝。

菱角的吃法有很多,可带壳煮,也可煮粥、煲汤、油焖或小炒。清代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写道:“新出之粟,烂煮之,有松子仁香,鲜美依然。”可见菱角味美。夏天采的鲜菱适宜生吃,品鲜嫩之味,方不负其“水八仙之一”的盛名。到了农历八月,菱角变老,直接带壳煮熟便可食用,软糯香甜,回味无穷。

明末清初的文人李渔曾说:“独蟹与瓜子、菱角三种,必须自任其劳。旋剥旋食则有味,人剥而我食之,不特味同嚼蜡。”老菱的壳非常坚硬,牙咬不动,想吃到完整的菱肉并非易事。得慢慢咬,慢慢掏,往往一只老菱我能吃上老半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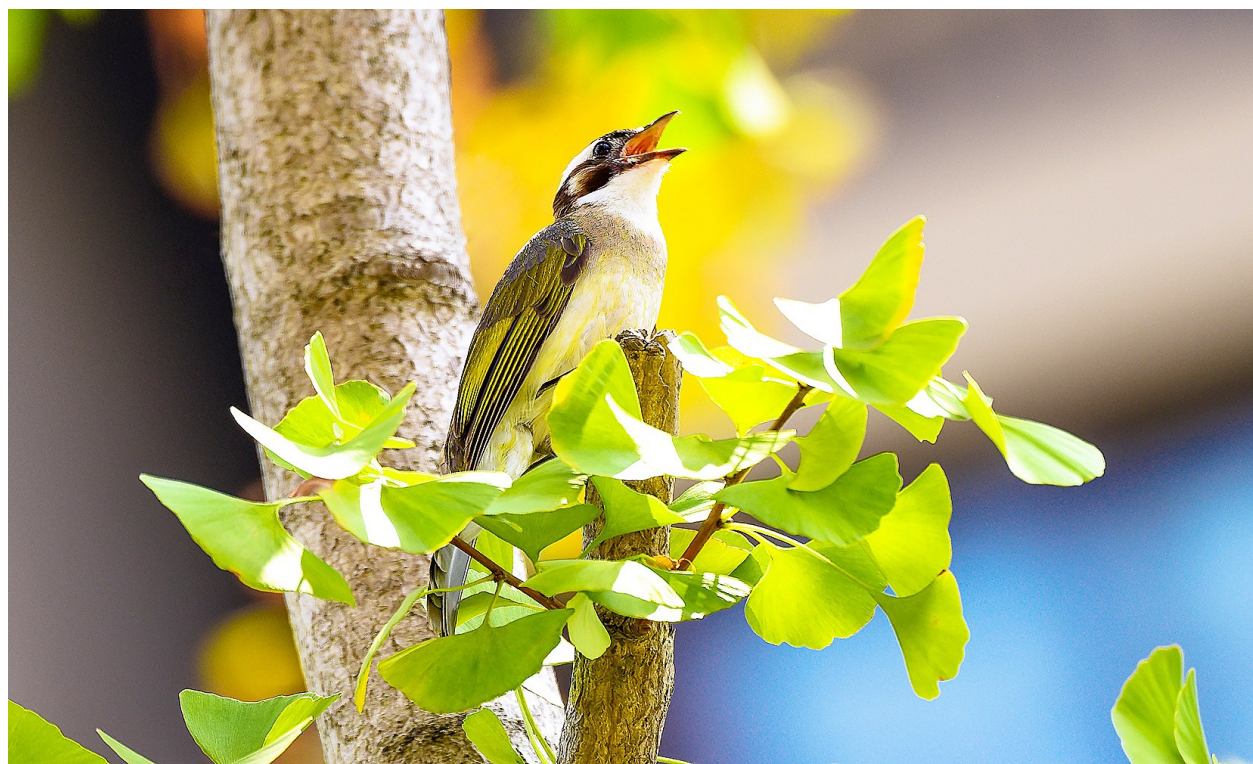
孩时贪玩,我和堂弟吃菱角还发明出一种玩法,在老菱中间凸起的地方挖一个小孔,用细竹签把菱肉掏空,比谁掏得干净,谁能吹出悦耳的声音来,我们管它叫“菱笛”。有一回堂弟因为吹“菱笛”用力过度,导致腮帮子酸疼,连话都说不利索,被我笑话了好久。

月光如水,银辉洒满小院。桌上的菱角被月光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银边,显得格外诱人。我们边剥边吃,菱肉的清甜与月光的静谧交织在一起,是揉碎了的岁月温柔与家乡味道。此刻,时间仿佛凝固,每一口菱角的咀嚼都伴随着往昔的记忆缓缓流淌。菱角的清香与家人的温情相互交融,构成一幅难以言喻的幸福画卷。

漫画



新气象 新华社发



鸣秋

徐群 摄

心灵深处

「一角」月饼

◎李波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食物极为匮乏,平常填饱肚子都成问题,看天上的月亮,都像中秋的月饼,恨不得跳起来咬上一口。那时盼望过中秋节,就是为了能吃到一角月饼。我这儿说的是“一角”,而不是“一块”,是因为父亲只能买“一块”;一家四口,必须把“一块”月饼切成四份,每人才能分到一份,也就是分到“一角”。

小镇上只有一家食品店做月饼,印象中花式只有一种。月饼很硬,很干,外皮起层,容易脱落;里边的馅料说不出是什么食材,只知道很甜,很好吃。

中秋节到了,父亲囊中实在羞涩,但为了应一下时节,还是要买回一块月饼的。月饼用油纸包着。父亲买回来时,那月饼的香气就弥漫在空气里,把肚子里的馋虫给勾引出来了。父亲用手指点一点我的额头,再点一点小妹的额头,说:“等到敬过月光菩萨才许吃!”于是,我们就巴望早点天黑。

相传月饼是用来祭祀月光菩萨的。当月亮玉盘似的挂在东天时,父亲便开始祭祀月光菩萨了。在门前摆一张小桌,上置香炉、烛台,月饼放在一只盘子里,再倒上一小碗茶置于月饼前。点燃蜡烛、香,父亲虔诚地朝着月亮的方向拜上几拜,我和小妹就眼巴巴地站在一边,静候月光菩萨“享用”月饼。等到香燃尽,父亲吹灭蜡烛,才招呼我和小妹准备吃月饼。

父亲用菜刀将月饼切成四份,其中两份较小,两份较大,两份较大的归我和小妹,两份较小的归父亲和母亲。母亲说:“其实我和你们的父亲是舍不得吃的,只是要应一下时节而已。”父亲再三叮嘱,不要把月饼屑子吃掉下来了。我和小妹便右手抓着一角月饼,左手用小碗接着随时都会掉下的饼屑。我们一边慢慢品尝着美味的月饼,一边欣赏着天上圆月的月亮。吃完一角月饼,再用手拈起掉在小碗里的饼屑送进嘴里,最后还要用舌头将碗底的饼屑舔尽。吃完月饼,再抬头看看月亮,心里就想:要是哪天能吃回月亮那么大一块月饼,那该多好啊!

◎夏牧

我,在我离家进城后的每一个中秋节,特别是弟弟妹妹相继离家后,父亲母亲总是站在东山头的沙墩,向着东边的大路遥望,希望那里出现我兄弟姊妹的身影,但总失望而归。而后便是默默摆桌置品,双手合十祭拜月神。

遗憾总是相伴岁月而至。父亲远去后,我们兄妹总是相约回家,与年迈的母亲和腿残的三弟共度中秋节,尽管月色依旧,人声热闹,但少了父亲的祭祀拜月,便少了一丝庄严的氛围。最为遗憾的是,两年前母亲也随父亲驾鹤远去。尽管还有三弟守望老家和月神,我们也依然回去与三弟共度中秋,但祭拜仪式更多是怀念。

离人无语月无声。遥想父亲母亲天堂共中秋,我们此时望天堂。月亮注目世间,充满圣洁光辉。梦里遥望,紧挨圆月似有两颗明亮的星,竟是那么耀眼。恍惚间的星星,幻化成父亲母亲的眼神,仿佛诉说中秋的思念。那一刻,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。

往事如烟

外婆家的月光

◎轻木

年少时,我曾经有过一次偷月饼的经历。

中秋节前夕,在县城工作的父亲回家,带回来几盒月饼,其中两盒要送到五公里外的外公家。原本父亲要亲自送过去,但那天他有事走不开,就让我代劳跑一趟。“路上可不要偷吃。一盒8块月饼,一共16块。过些日子我要和你外公对数的。”父亲威严地说。想了想,他仍然不放心,又从自家留着的月饼盒中拿出一块月饼,递给我。“这是给你路上吃的。”父亲认为这样做就万无一失了。

事情确如父亲想的那样,虽然一上路,我就吃了那块月饼,馋劲也才压下去那么一点点,但我坚决抵制馋虫诱惑,不辱使命,把两盒月饼完好无损地送到外公家。到达外公家的时候,已是黄昏,彼时,双目失明的外婆正安静地坐在屋门口,听到脚步声,欣喜地问:“是军儿吗?”我大惊,以为外婆的失明是假的,不然她老人家怎么知道我来了呢?

吃过晚饭,见天色尚早,我提出要回家,外公外婆留我住下,说晚上回家,他们不放心。舅舅家比我大两岁

已经读初中的表哥也怂恿我第二天早上再走,他告诉我,大叶村前几天有个老人刚过世。我听了,就有些紧张,从外公家到我家,正好要穿过大叶村。

于是便早早睡下。外公晚上出去帮一户人家做活,我就睡在外婆的边上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,有人捅我,我睁开眼,透过从窗子钻进来的月色,看到床边站着表哥,他朝我“嘘”了一下,又向我招手。跟手蹑脚来到屋外,表哥问:“想吃月饼吗?”我一个激灵,咽了一下口水,回道:“想啊,你有?”他低低地笑了起来,说:“你也想吃,那就好了。”

月饼被外婆放到了厢房的柜子里,还上了锁。我的任务是从外婆的枕头底下拿到钥匙。回到屋内,上了床,心里想着怎样才能拿到钥匙。辗转反侧了一会,再听外婆的呼吸声,感觉外婆睡得很沉,便把手慢慢摸到她枕头边,却被外婆的头压着,手伸不进去。便有些懊恼,却又不敢再有动作。就在不知如何是好时,外婆转过身子,头也侧到了一边。我心里一阵狂喜,迅速拿到了钥匙,又屏息

假寐了一会,感觉外婆依旧在熟睡,这才悄悄下地。

我们没敢多拿月饼,一人拿了两块,躲到厨房,狼吞虎咽起来。五仁月饼的香气进入体内,在五脏六腑循环往复,令人毛孔大开,神清气爽。表哥吃完,反复舔着嘴唇,不浪费一粒饼屑,然后一只手中在空中一挥,说:“以后我要买一柜子的月饼,一次吃个够!”表哥到底是在读初中的人,他的理想比我宏大,我觉得一天能吃三块月饼,就已经了不起了。那一天,我提前享受了这种美妙的滋味,尽管它让我有点提心吊胆。

若干年后某个月色朗朗的晚上,我和表哥说起往事,我说外婆那晚其实是醒着的,她老人家知道我拿了钥匙要去偷月饼,她侧过头,其实是成全了我们。表哥黯然。我们说起此事的那一年,外公外婆已经离开我们有些时日了。

月光洒落,这是从前外婆家的月光吗?真想再回到往日,看看旧时明月。那时,外公外婆尚健在,父母尚年轻,而我们,也还是年少,可以做很多很多的梦,梦里,有一整柜五仁月饼。

人间亲情

中秋的思念

八月初的月亮是弯的,像父亲的镰刀。弯月随着日子渐行而渐圆,中秋这天盈满如瓷盘。明月挂上树梢,月光照亮村庄,照亮童年。进入八月,我们总有莫名的兴奋感。从初一盼起,一直盼到十五,终于盼到了月饼黏糕,盼到了荷藕菱角。此时月神无语,童心骚动。

庄前的稻谷已近黄。皓月下的庭院,一方饭桌满是荷藕、菱角、黏糕。案前是铜质的小香炉和一柱袅袅香火。那一刻,是静默神圣的。明亮的月光仿佛月神的眼神,凝视人间。人间阒然无声,可闻门前稻谷沙沙作响。一路的庄户,神色庄重的男人微闭双目,合十向天祭拜月神。祖传仪式,从未改变。

童年记忆是如此深刻,但到城里后,一切淡化了远去了。步履匆匆的人们,享节日的丰盛,没有祭祀月神的习惯,也没有一丝中秋月夜的氛围。因此怀想故乡,怀想童年,似乎中秋月夜只属于乡村。在乡村,人月年年相约,岁岁如此,祭拜年年相似。岁岁如故,从遥远的祖

先相约到我的父辈,却到我等此辈戛然而止。

童年的时候,总是期盼立夏、端午、中秋和过年。立夏之前织蛋网,课间便是斗蛋;端午之前做粽斧,村头比试谁的美;中秋最盼的是月饼,朦胧的意境里一边吃着月饼,一边听大人讲口口相传的嫦娥。常常是听着听着睡着了,脸上含笑梦嫦娥。探进窗户的月光,像是嫦娥的温情抚慰。恍惚的童年,就在这童谣般的岁月里悄然过去。那时享受的总是我们,辛劳的却是瘦削的父亲和母亲。而待我们长大成人,意欲回报父母时,却已陆续远走高飞。双亲,是月色孤独的守望者。

中秋总是回望,盼望的日子,如约而至。月光依然明亮,没有一丝杂色。月光下依然是一桌供品,相伴月光的是虔诚的父亲和慈悲的母亲。那一刻的他们,不仅是祭拜月神,还有祈祷月神的护佑,乘着月色清风,把祝福送给远方的儿女。

祭月是故乡祖传仪式,一种心理意念的希冀。故乡在苏北里下河腹地,谓之西

乡。这里水丰禾茂,沃野辽阔,号称鱼米之乡。这方水土上的父老乡亲,视天地为祖神,最看重秋拜月神敬祖,祈祷风调雨顺,五谷丰登,祈祷福荫子孙、岁岁平安。虔诚的敬供者对天向月躬身作揖,一切尽在不言中。中秋晚上,只见父亲一一摆好祭品,然后一如既往地祷告。童年的我们,无声无息地观望着,静待祭祀仪式结束,品尝期盼已久的月饼等。

蛙鸣秋夜唤故旧,八月思乡不回乡。离土别乡后,竟有多年没有目睹父亲敬月祭神的场面,但总也忘不了儿时就已铭刻心间的那般场景,忘不了父亲由年轻时到壮年又到年迈的凝重神色,犹如久远的黑白水墨画。一年又一年期待,一年又一年重复,直到浸染了父亲的双鬓,直到他瘦削的身影消逝远方,传统的祭月,从此不再。

最难忘的是十八年前回乡,和父母一起过中秋,久违的中秋祭月如常举行。我注意父亲的一举一动,依然摆放如常,和我记忆中没有丝毫改变。那时母亲告诉